



李善祥



陶行知

东北首家酱油坊

“烋(hū)黄豆，摔成方，缸里窖里百世香；蘸青菜，调酱汁，叨上一勺油汪汪。”

这首童谣，说的是用黄豆制成的东北大酱。旧时的东北人家，几乎家家都有一缸大酱。徐静园就喜欢豆腐皮卷大葱，蘸着大酱吃。就算没胃口，也能就着一碗酱，吃下一大盘新鲜的蔬菜。

可她自从犯了胃病后，生鲜凉性的东西不能吃了，胃口也大不如前。

李善祥见她一天天消瘦下去，很是担忧。有一天，他在果园里，不经意间听到浙江来的工人闲聊：

“这里什么菜都要蘸大酱，一股豆腥味。”
“大酱的味道我也吃不惯，要是能有酱油就好了。哪怕是酱油拌饭，也能吃好几碗。”

李善祥忽然想到，东北人从来没尝过鲜美的酱油，何不锦州建一座酱油作坊？

于是，他聘请浙江著名南式酱油技师杨迪生试制酱油，与人合股创建了锦州万生酱油，店铺位于锦州古城东门外老马路。

这是东北第一家制造南式酱油的地方。酱油酿出来了，他让徐静园尝了尝用酱油烹制的猪肉。“味道如何？”李善祥期待地望着她。

“鲜美丰腴。”徐静园品了几口。

“这是邱天相最拿手的酱油肉，以前我们在老家经常吃，好久没吃到了，真香呢。”

“我胃不舒服，多吃太腻了。”徐静园眉头微蹙。

“那这酱油味道怎么样？”

“不如大酱香甜。”
李善祥感觉她话里带着情绪，了无生趣，便径直去邱天相那里歇息过夜。

万生酱油很受欢迎，老百姓排队前来购买。一时间，酱油日产 2000 至 3000 市斤。

万生酱油全部用木桶装罐，每只木桶上印有一尺见方的“万”字。时间长了，当地老百姓习惯性地称之为“万字酱油”。

那时候，张作霖主政东北。大帅府内烹调用品，首推万字酱油。他们常常派人从沈阳专程到锦州购买。

锦州名士陆善格还撰写了一副对联，镌刻在万生酱油的作坊前：

“名师酿成天南地北，万字誉满辽东辽西。”

万字酱油成功了，李善祥没有沾沾自喜。他趁热打铁，将酱园扩大再生产，相继制作了南式豆腐乳、酱菜等。

整日埋首于生意场上的他，自然没有想到，多日不见，端庄贤淑的徐静园，竟会步他当年的后尘，抽起了大烟。

(未完待续)

(本文根据李善祥外孙女林放放、李迎口述整理，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相关史料与图片)

前情提要

徐静园买了两双日本产的胶鞋，李善祥勃然大怒。他满脑子想的是怎样把日本人赶出去，最亲近的枕边人却在买日货。她感到委屈，认为他小题大做，偏激苛刻。

两个人冷战了好几天，徐静园伤心得吃不下饭。过了一阵子，他们和好如初，徐静园却患了胃病，整日皱眉哀叹。

在李善祥的推动与帮助下，生生果园周围办起了不少新的果园。大家联合起来，大有压倒日本苹果之势。

锦州苹果闻名遐迩，李善祥并没有坐享其成。他穿上邱天相缝制的四个大口袋的工作服，走到哪穿到哪，连 50 岁寿诞时也没换下。

结果，饭店门卫看他这身土里土气的打扮，将他拒之门外，闹出了一桩笑话。

也正是在那次寿宴上，李善祥遇到了教育家陶行知。

记者 陈也喆

日暮泊舟

李善祥和他的儿女们

办学求教陶行知

李善祥听闻陶行知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，寿宴上，他特意过去敬酒。

其实早在 1928 年，李善祥就创办了耕余学院，担任院长。

他在果园的南麓开辟很大一块地，作为耕余学院的校址。

学生是从北平、天津、上海及东北各地招来的十几岁的贫苦儿童和孤儿。办学初衷是培养他们成为果园的技术工人。

学费不收，还免费供给书籍纸墨与生活用品，每个月额外发一些零用钱。

“陶先生，久仰大名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幸会善祥兄。”

“我在东北锦州也办了一个学院，想跟陶先生切磋切磋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善祥兄是同道中人。”陶行知推了推老式圆框眼镜，举起酒杯。

“中国要富强，没有教育不行。”两人志趣相投，相谈甚欢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慨。

过了些天，李善祥特地跑去南京晓庄师范，正式拜访陶行知，向他取经：“陶先生，我是个商人，教育是外行，还要请陶先生多多指教。”

“哪里话，善祥兄办耕余学院，是‘以企养学’，前景可比我光明得多。”

陶行知告诉他，自己是怎样带着 13 名学生，在一片荒野上，以帐篷做教室，利用课余时间平整场地的。

没有鞋穿，就光着脚，任沙土磨砺脚底；没有自来水，就拿一节节碗口粗的毛竹管，导引山涧的溪流。

师生们亦工亦学，就这样数年后建成了晓庄师范。

晓庄师范的教育理念，陶行知用一首打油诗概括：

“人生两个宝，双手与大脑。用脑不用手，快要被打倒。用手不用脑，饭都吃不饱。手脑都用全，方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。”

李善祥临走的时候，陶行知又送他一首白话诗：

“滴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自己的事自己干。靠人靠天靠祖先，不算是好汉。”

这首诗正是李善祥前半生的写照。当年他就是不愿靠祖上，才远赴东北开辟荒地，真是滴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

他们成了至交，不时有书信往来。

后来，李善祥从晓庄师范请来丁莘白、李文渊、沈雪之等名师。

陶行知也应邀，访问了耕余学院。

初到锦州，陶行知很讶异，苹果地竟然有琅琅书声。

学生们亦耕亦读，年级大一些、文化程度高的孩子，主动教低年级的孩子，互助学习的氛围很浓厚。

他不禁诗兴大发，即兴创作一首打油诗：“有个学校真奇怪，大孩自动教小孩。七十二行皆先生，先生不在学生在。”

底下坐着七岁的李锦，她胆大活泼：“陶先生，大孩能教小孩，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？我看应该改为‘小孩自动教小孩’。”

陶行知惊喜不已：“好，这个孩子说得对，我把‘大’改成‘小’。小孩自动教小孩。”

当他得知李锦是李善祥与徐静园的女儿时，连连感叹：“善祥兄，你的孩子可真是我的‘一字之师’啊。”

不许私自摘苹果

耕余学院开办后，邱天相更操劳了。

每天凌晨四点，她就起床了，与一名女工共同操持近百人的饮食，还要亲手缝制学生们的衣服与被褥。

晨曦微露时，她便敲响耕余学院的那口铜钟。悠远的钟声，拂过师生们惺忪的睡眠。

李善祥也早早起了，挑灯晨读，或是处理生意上的信函。

徐静园原本就是读师范的，平日里闲着也是闲着，她便在耕余学院教国文与音乐。

纤瘦的她，坐在老式风琴前，合着节拍，一下一下地踩着踏板，指尖流淌出曼妙的旋律。

有几个园艺工人，从没见过风琴。他们稀罕极了，常常在窗外驻足，偷看她弹琴唱歌。

李善祥的大儿子李祖平、二女儿李又兰、三女儿李锦、二儿子李祖光都到了上学年纪。

他们与其他学生一样，每天早早地出操、上课、劳作。吃的也是高粱米，因为只有教师与农艺师才可以吃精面白米。

他们虽生在富贵之家，却丝毫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，甚至比普通老百姓家的儿女更懂得吃苦。

这些孩子中，李善祥最喜欢李祖平和李锦，认为他们聪明勤奋，将来一定是可用之才。但他并不溺爱他们，相反，严厉得近乎苛刻。

有一次，李祖平上劳作课的时候，被烈日晒得口渴难耐，眼前的苹果红彤彤的，他忍不住摘下来啃。一股甘甜爽口的汁水，在唇齿间四溢开来。

李善祥走了过来，板下脸来：“你为什么偷吃苹果？”

“我没有偷，我看到它快要掉下来，掉在地上也是浪费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果园，孩子吃一个不要紧吧？”徐静园很不解。

李善祥没有理会她，他跟学生们说：“以后不许私摘苹果，连掉在地上的，也不许捡来吃。”

李祖平年纪还小，受了几句责骂，便抹着眼睛跑进母亲邱天相的屋里，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如此严厉。

邱天相把他抱在怀里：“孩子，你父亲是想让你给大家树立榜样。苹果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它是辛劳栽培出来的。如果你摘他也摘，再多的苹果，也不够摘啊。”

李祖平啜泣着，嘟着小嘴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

当年的耕余学院教学楼。